

## 中共與一九六四年桑吉巴政變

本所 趙春山 講

## 壹、前言

有一句古老的阿拉伯格言說：「在桑吉巴 (Zanzibar) 吹吹笛子，整個非洲東岸，都會隨之手舞足蹈」，意指桑吉巴在歷史上對東非地區的巨大影響力。<sup>①</sup>

桑吉巴在併為坦桑尼亞 (Tanzania) 之前，為東非坦干伊加 (Tanganyika) 海外的一個小島國，包括桑吉巴島 (Zanzibar Island)，彭巴島 (Pamba Island) 與及一個無人居住的拉珊島 (Latham Island)。面積一千零二十平方英里，島上人口分佈，非洲黑人佔七五·八%，阿拉伯人佔十六·九%，印度人佔五·七%，歐洲人佔〇·一%，索馬利人 (Somali) 佔〇·一%，喀摩林人 (Comorians) 佔一·二%，果阿人 (Goans) 佔〇·二%。非洲黑人尚包括土著的撒拉茲 (Shirazi) 及屬於阿拉伯奴隸來自大陸部非洲黑人。丁香是島上主要特產，產量佔世界百分之八十，為全球之冠，椰子乾 (Copra) 產量亦極豐富<sup>②</sup>。桑吉巴和彭巴島在歷史上，一度會為東非海岸的文明和商業中心，特別在十九世紀中葉，在蘇丹賽德 (Sultan Seyyid Said) 及其後者的統治下，桑吉巴已成為奴隸販賣和象牙貿易的中心，島上傳統上是被阿拉伯人統治著<sup>③</sup>。一直到一九六四年之政變發生為止。

西元一五〇〇年代，葡萄牙人曾移居島上，但經過長達兩世紀的鬭爭，遂為阿拉伯人所逐，桑吉巴再度落入馬斯開特的蘇丹 (Sultan of Muscat) 控制之下，當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列強在非洲展開殖民競爭之際，英德兩國開始爭奪島上的控制權，雙方妥協的結果，英國取得桑吉巴的保護權，直到一九六三年的獨立為止。美國在西元一八三六年即在桑吉巴設立領事館，成為第一個在此設立領館的西方國家<sup>④</sup>。由此可見，桑吉巴不僅是東西交通的要衝，亦是國際政治的焦點。

① Norman M. Lobsenz, "The first Book of East Africa",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INC., 1964), p. 5.

② William A. Hance, "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386-387. 喀摩林人是來自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附近島上的回教社會，果阿人則來自葡屬印度。見 John Gunther, "Inside Afric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5), p. 353. and p. 314.

③ Paul Fordham, "The Geography of Africa Affairs",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1965), p. 198.

④ Lobsenz, op. cit., p. 6.

在桑吉巴民族主義運動過程中，種族分布是造成政治混亂的主因，阿拉伯人贊成獨立，而非洲人却不願意在阿拉伯少數統治下分享獨立的果實，因此英國殖民當局給予獨立的諾言則必須謹慎地加以衡量實施，桑吉巴的民族主義運動過程遂演變成阿拉伯蘇丹向英國爭取獨立，而非洲黑人向阿拉伯人爭取多數統治兩個階段的鬭爭，明顯的事實是一九六一年一月的選舉，結果無一黨獲得過半數而鬧得不歡而散，演成流血暴動。六月的選舉，由阿拉伯人控制的「桑吉巴國民黨」(Zanzibar Nationalist Party, ZNP) 與由非洲人組成的「阿非羅·撒拉茲黨」(Afro-Shirazi Party, ASP) 各獲十個議席，最後的結果是由獲得三席的「桑吉巴與彭巴人民黨」(Zanzibar and Pemba People's Party) 與國民黨聯合取得議會的多數而使非洲人變成議會中的少數，再度引起非洲人的不滿。新的選舉於一九六三年舉行，執政黨仍以十八席對撒拉茲黨的十三席取得勝利，新政府決議要求英殖民當局訂十二月十日為獨立日。

獨立的目的雖告成功，但一項突發的陰謀造成了第二年一月十二日的流血政變，剎那後蘇丹被迫逃逸，叛軍宣佈在「阿非羅·撒拉茲黨」的黨魁卡魯米 (Abeid Amani Karume) 領導下，成立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桑吉巴新政權。⑥

## 貳、政變的背景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在東非海岸印度洋上的丁香之島，一陣充滿血腥氣味的狂風暴雨過後，出生僅逾滿月的一個獨立小國家，爆發了舉世為之震驚的軍事政變，這就是桑吉巴的政變，同時赤色的桑吉巴人民共和國政權宣佈誕生。

研討桑吉巴政變的原因必須翻開這個東非古老殖民地歷史來觀察，如前所述，桑島種族混雜，這是造成政治混亂的主因，阿拉伯是少數民族，但却長久控制島上的政經大權，實際的衝突表現在政黨間的權力鬭爭，由阿拉伯人控制的少數黨却居於領導地位，這就埋伏了危機的種子，其他的因素西方觀察家的意見可歸納幾點：

- 一、雖然由非洲人組成的政治組織「阿非羅·撒拉茲」黨在一九六三年的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五十四的多數票，但却無法出而組閣，及參加其他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因此懷恨在心，力謀報復。
  - 二、據報導，桑吉巴的蘇丹政府有意聘請一些埃及人作政府官員及顧問。引起當地非洲人的憤怒及其他國家的憂慮。
  - 三、阿拉伯地主對當地非洲佃農的統治與控制。
  - 四、失業問題的嚴重日增，特別是當印尼減少自桑吉巴進口丁香之後，情況更形惡化。⑦
- 除此，主要的導火線起自共黨的陰謀推波助瀾，特別是中共的野心。

⑥ Kenneth 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 433-436.)

⑦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March 14-21, 1964, pp. 19951.

這次政變的領導者是自封元帥的奧克洛 (Fohn Okello)，他是來自烏干達 (Uganda) 北方一個低文化的土著部落，並在開羅的肯亞非洲民族聯盟 (The 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KANU) 工作過一段時間，在反對英國的毛毛 (Mau Mau) 叛亂中，他學習到一些遊擊戰術，以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他曾於桑吉巴國民黨若干左翼份子於哈瓦那 (Havana) 成立一個政治性團體時，約同三十名年青的桑吉巴極端份子，於一九六一年到古巴 (Cuba) 接受遊擊學校的訓練。一九六三年回到肯亞後，立刻組織一為數六百人的武裝力量，進行桑吉巴的叛亂計劃。<sup>②</sup>

政變期間，奧克洛軍事領導這些叛亂份子，並且着手組織「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這個政府由卡魯米領導，總理是由第一個自莫斯科友誼大學 (Friendship University) 畢業獲得政治經濟學位的漢加 (Sheikh Ubullah Kassim Hanga) 擔任，他的妻子是一個出生於美國的俄國公民，在莫斯科的非洲研究中心被視為桑吉巴問題專家。<sup>③</sup>

由上述跡象顯示，桑吉巴的政變是國際共黨藉非洲種族紛爭進行有計劃的滲透佈置，但如果僅就此點觀察則未免以偏概全，政變的主要幕後角色，是對桑吉巴覬覦已久的中共政權。

### 叁、中共參與政變的策略與陰謀

桑吉巴的政變最足以引起世界注意的是中共勢力的入侵，並且為它在東非海岸提供了與西方勢力對抗的駐足點。中共有效地利用了東非存在的種族、宗教等各種問題的矛盾而力謀鼓動一種反殖民的社會主義運動。桑吉巴由於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即：(一)位居東非門戶，(二)與亞洲地區僅間海相隔，(三)受印度洋季候風的影響與東方的人口、文化早相接觸；遂成爲中共侵略野心的犧牲品。<sup>④</sup>

早在政變前桑吉巴的蘇丹政府即確認到中共的潛在危險，阿里默辛 (Sheikh Ali Mushin) 在掃除 ZNP 的左傾極端份子時，就會小心翼翼地處理與開羅及北平的關係，北平的特使是參加獨立慶典的「貴賓」之一，同時默辛宣佈與中共建交，並於當年十二月十二日訂立友好協定，何英是中共駐桑吉巴的第一任「大使」，此後雙方關係逐步加強，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由四名代表團增至十二名代表應邀訪平<sup>⑤</sup>。中共的目的，不在於與阿拉伯少數統治階級「和平共存」。早在獨立之前，中共即針

<sup>②</sup> Ibid. see also U.S. News & World Report, Vol. LVI, No. 5, February 3, 1964, p. 34. 「毛毛叛亂」於一九五二年發生於肯亞的吉庫烏 (Kikuyu) 族，由肯亞蒂 (Jomo Kenyatta) 領導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帶有濃厚宗教色彩，最後擴及全國演成流血暴動，爲肯亞民族主義運動的濫觴。

<sup>③</sup> John K. Cooley, "East Wind over Africa", (New York: Walkes and Company, 1965), p. 40.

<sup>④</sup> Ibid., p. 38.

<sup>⑤</sup> Ibid., p. 40. see als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0, 1963.

對桑吉巴民族主義的浪潮，及經濟與教育的落後，展開毒化詐騙。北平的有力工具，是利用左傾的尾巴份子——穆罕默德 (Sheekh, Mohammed Abdul Rahman) 又名巴布 (Babu)。

巴布被認為是獲得北平顛覆執照的同路人。他於一九五一年到英國研習新聞，一九五三年在其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即對共黨表示同情，一九五七年回到桑吉巴，組織 ZNP 中的工人及年青左翼份子，一九五九年成為該黨的秘書長。政變之前，他另外組織並領導一些左傾份子成立烏瑪黨 (Umma Party)，在中共資助出版於巴黎的「革命」(Revolution) 月刊一九六四年第九期中，巴布接受訪問，並坦承烏瑪黨在政變中的表現，具有濃厚的馬克斯主義色彩，並謂該黨「是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引導者」。巴布並不隱瞞其與北平的密切關係，由於他過去會數度訪問北平，且為「新華社」在桑吉巴的御用通訊記者，故被中共認為具有深厚的利用價值，更由於巴布曾為殖民當局逮捕，這段時期的「殉道」歷史更加深了作為中共傳聲筒的價值性。政變前夕，他留在達萊薩蘭 (Dar es Salam)，成功後被任命為外長，在一篇「新華社」的專訪中他坦承「桑吉巴人民感謝毛主席，因為從他那裏學習到許多經驗」。

除了巴布以外，中共還利用一些曾經在北平受過特殊訓練的桑吉巴左傾份子作為參與政變的主要工具，在這些同路人當中，值得一提的是艾沙 (Ali Sultan Issa) 及其自封為「桑吉巴婦女民主秘書長」(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Democratic Women of Zanzibar) 的妻子艾沙哈 (Aissha Ali Sultan)，另一個在北平受過訓練的是麥拉吉 (Miraji Ali)，這些人員受到中共的物質和金錢賄賂，從事於顛覆的工作。除了利用桑吉巴外圍份子外，中共會長期而積極的給予叛軍物質上的援助，早在一九五八年巴布即會求助於北平領導份子，此後政變的計劃即秘密地進行，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當中共特務份子，巴布的顧問高梁，自達萊薩蘭來到桑吉巴後，政變的影子已漸成形。因此，事變後第一個承認叛亂政權的是中共。

對於北平而言，桑吉巴的政變具有下列幾項意義：

一、桑吉巴是中共在東非推行「暴力革命」的試驗場。政變後次一年，當周恩來前往桑島訪問，談到一九六四年一月的政變時說：「在孤立的海島上，面對著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武力威脅，三十多萬桑吉巴爾人民敢於革命，敢於勝利，贏得了民

② Ibid, pp. 40-41.

③ Ivestia, August 17, 1963. 其他的人員還有外號 (Pink-Eye Moyo) 的青年領袖及 Salim Ahmed Salim 等人。

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1, 1969. 據外電報導，美國情報單位資料指出，高梁乃中共之高級特務，披著「新華社」記者外衣，在亞洲、歐洲及非洲指揮範圍廣闊的情報活動，曾被印度和模里西斯驅逐出境。另據美國駐泰大使泰勒亦對此有所指證，並指出高梁之破壞活動及尼泊爾、印度、瑞士、蒲隆地、金夏沙及布市剛果、衣索比亞、肯亞、馬拉威等地，他是中共統戰工作及顛覆活動的能手。此次政變一般被認為是幕後主使者。當中共的統戰箭頭指向聯合國時，毛共派赴聯合國之「先遣小組」即為高梁所率。其聲明狼藉、劣跡昭彰，有案可稽。參考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族解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周某並且對桑吉巴爾人民這種「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戰鬥精神」表示了「衷心的欽佩」<sup>⑭</sup>，因此，桑吉巴的政變不僅使中共在東非獲得滲透顛覆的基地，並且由於政變的成功，更加深了其擴張的野心，坦桑尼亞駐北平「大使」即曾表示「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的名言，在政變中得到證明，其他「在人口佔少數的種族主義法西斯統治下的安哥拉、莫三鼻給，所謂葡屬幾內亞、羅得西亞、西南非和南非，這句名言也是同樣適用的，那裏有壓迫那裏就必然有反抗」。<sup>⑮</sup>這說明中共已經在東非次第展開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實際行動，推翻當地合法政府。

對於桑吉巴的這次政變，共黨官方雖儘量避免提到詳細的傷亡情況，但實際上這却是一項殘暴的「流血行動」，政變首腦奧克洛即曾公開宣稱，在這次事變中有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名政府軍及九名叛軍死亡，正確的傷亡數字却無法統計。<sup>⑯</sup>

二、西方勢力的式微與中共的入侵。政變之初，在東非具有傳統影響力的英國即表示其深切的憂慮，英國當局惟恐此一印度洋上的明珠轉瞬間會成爲「非洲的古巴」，甚至變成英國協中第一個共黨國家<sup>⑰</sup>。美國由於在島上歷史性的商業關係，並且設有「人造衛星追縱站」，從事太空探測，華盛頓方面也深恐政變情勢的混亂，會使得西方世界喪失此一東非海岸政治與戰略上的據點<sup>⑱</sup>。事實的演變與西方觀察的預測頗爲相符。由於美英兩國對叛亂政府採取觀望的態度遲遲不予承認，因此，兩國的外交官被命令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桑吉巴島<sup>⑲</sup>。事變成功後，桑吉巴政府下令驅逐美追縱站。對於這項舉動，中共大事喧染，讚揚桑吉巴「敢於同帝國主義鬭爭的大無畏氣概」、「懂得與新老殖民主義者進行針鋒相對的鬭爭」<sup>⑳</sup>。中共企圖挑撥桑吉巴士著與西方世界傳統的關係，進一步利用赤色叛亂政權掃除英美在東非既存利益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三、中共與蘇聯勢力範圍的爭奪。早在北平之前，莫斯科即曾從事滲透桑吉巴的計劃並供給武器軍援，裝備當地叛亂份子，中共的勢力明顯的出現在政變之後，桑吉巴的政變帶給中共無可言喻的快感，克里姆林宮的領導階層也意識到北平有後來居上的趨勢，因此緊接中共之後，蘇聯於一月十八日宣佈承認卡魯米政府，二十九日蘇外交部發表聲明要求停止干涉及威脅桑吉巴的內

<sup>⑭</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中共報刊譯 Zanibar 爲「桑給巴爾」。

<sup>⑮</sup> 香港大公報，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報刊譯 Mozambique 爲「莫三鼻給」。

<sup>⑯</sup> Keating's, op. cit., March 14-21, 1964, p. 19651。這項統計數字是奧克洛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一日在達萊薩蘭公開宣佈的。The Times Magazine 的特派記者也自達萊薩蘭報導約二千五百名政府軍被囚禁或送入集中營。

<sup>⑰</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4, 1964.

<sup>⑱</sup>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64.

<sup>⑲</su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64。較早之前據報導美國在桑島的四名新聞人員也遭驅逐。see also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64.

<sup>⑳</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

政，強烈要求「帝國主義者立刻停止此一新興國家的軍事行動」<sup>20</sup>。當叛亂政府宣佈驅逐西方外交官的同時，中共會乘虛而入立刻宣佈給予五十一萬八千元美金的援助。巴布事後表示：「雖然很多人認為桑吉巴已成為非洲的古巴，其實不僅如此，桑吉巴也將成為和平與繁榮的樂土，中共的人力與物質支援將要源源而來」<sup>21</sup>。中共在桑吉巴進行的「金錢攻勢」遭到來自莫斯科的嚴重挑戰，根據報導：「桑吉巴已經成為蘇聯向非洲及中美洲從事軍事顛覆，經濟侵略和宣傳滲透的『前進基地』」，「在桑吉巴所謂的『人民解放軍』為數共四百人，加上坦干伊加駐桑島上的三百名警察均為俄式『自動武器』所裝備。每天接受蘇聯軍事人員的訓練」，該報導列舉事實說明謂：「平均每週有五艘萬噸以上的船隻自蘇俄運送軍火及宣傳品到桑吉巴，其中包括無數重武器。大約五百輛俄式坦克，兩百座高射砲已分設島上四週」，「桑島上的蘇聯與東德技工正在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戰略空軍基地，設立一個電臺以加強對非洲的軍事顛覆和宣傳攻勢」<sup>22</sup>。因此，在桑吉巴停留三小時即被驅逐出境的倫敦「星期泰晤士報」主筆史塔西報導說「中共與蘇聯已在桑吉巴加強競爭，以期在該島產生最大影響力」<sup>23</sup>。

### 肆、政變的影響

一、桑吉巴政變成功後為共黨，特別是中共，提供了滲透非洲的基地，使共產主義毒素在貧窮落後的東非海岸尋找到一個寄生的溫床。

二、在過去，東非從未發生過藉「革命」之名以武力對抗當地非殖民政府的事情，自從英國推翻當地統治者並驅走德國離開東非以後，從未成功地發生過以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的政變，因此，桑吉巴的事實對東非地區而言，創造了武力推翻合法政府的惡例。<sup>24</sup>

三、引起坦干伊加兵變及一連串東非地區的動亂。在過去殖民統治史上，坦干伊加內部也曾發生過一些反對殖民主子的武裝暴動，例如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馬及馬及暴動」(Maji Maji Revolution)，但自英國君臨此地後即未再發生。因此

<sup>20</sup> U. S. S. R., "Academy of Sciences, A History of Africa", 1918-1967, (Moscow: Nauka, Reblishing House, 1968), p. 371.

See also Cooley, op. cit., p. 48.

<sup>21</su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1964.

<sup>22</sup> 中央日報，民國五十三年八月一日。引自西班牙「前鋒日報」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發表其駐東非特派員安東尼的電訊報導。

<sup>23</sup> 中央日報，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在桑吉巴政府中，有以親俄的總理漢加及親北平的外長巴布所領導的兩大勢力明爭暗鬥。See als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5, 1964.

<sup>24</sup> Henry Bienen, Tanzania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65.

，桑吉巴的政變立刻對坦干伊加形成巨大的衝擊，「這種影響不僅是因為藉非洲民族主義者對抗外國帝國主義支持的阿拉伯少數統治，而且是藉工人與農人來對抗剝削者的階級戰爭，此巨大風暴很快地通過海峽直逼坦干伊加」。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駐守在離達萊薩蘭約八英里的兵營內一些部隊離開駐防地向首都進發，他們很快地佔領了各個重要據點、電臺及警察局，並且逼向總統辦公室，雷尼爾 (Julius Nyerere) 倉皇失蹤，謠言四起，政府無法掌握變局。一月廿五日英軍登陸坦干伊加始將叛軍逐至叢林。雖然叛軍領袖聲稱兵變的目的僅爲了要求提高待遇，但任何一個軍事政變不可能脫離政治牽連。況且，事變發生前有種種跡象值得玩味：(1) 兵變時間恰好於桑吉巴政變後不久；而事變時，奧克洛正值在達萊薩蘭「休養」。 (2) 坦干伊加兵變時，警察力量部份在桑吉巴赤色政權請求下遣往桑島平亂以控制變局。故坦干伊加成暫時的武力真空，這點與兵變的適時爆發可以作一聯想。(3) 兵變的本身漸擴展到烏干達和肯亞等地，引起連鎖反應。因此，一般相信，共黨份子在坦干伊加兵變中必然插上一手。<sup>②</sup>

對於這次兵變本身所隱含的意義，及其對坦干伊加政局的影響，本文略而不述。<sup>③</sup>

四、坦干伊加與桑吉巴的合併——坦桑尼亞共和國的成立。合併的宣佈適於桑吉巴暴力政權成立及東非一連串動亂之後，因此，雷尼爾的這項決定明顯地受到桑吉巴政權左傾氣氛的影響。<sup>④</sup>

坦干伊加和桑吉巴的「聯姻」，在國際上引起許多臆測，雖然雷尼爾總統當時一再強調，坦干伊加和桑吉巴之間歷史與文化的密切關係及相互間的了解與同情促成了兩個國家執政黨 T A N U (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和 A S P 的聯合<sup>⑤</sup>，但由於政變後桑吉巴政府的左傾態度導致了中共和東德勢力的入侵，對坦干伊加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倫敦方面認爲聯合政府的產生乃是對桑吉巴親共外長巴布的一個主要防範<sup>⑥</sup>。值得玩味的是雷尼爾和卡魯米籌訂聯合協議時正值巴布前往印尼和巴基斯坦從事貿易談判之際<sup>⑦</sup>，雖然事後巴布宣稱其並不反對聯合政府的計劃<sup>⑧</sup>，但事實上，協議的成立無疑是被認

<sup>②</sup> Ibid, P. 365-366. See also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3, 1964, pp. 34-35.

<sup>③</sup> 坦干伊加兵變其影響與其結果可以參考。Frene Ginwala, "The Tanganyika Mutiny", The World Today, August, 1965.  
William Tordoff, "Politics in Tanzania", The World Today, August, 1965.

<sup>④</sup> Tordoff "Politics in Tanzania", Ibid, p. 355. 東非的動亂，除桑吉巴和坦干伊加以外，肯亞、烏干達的暴亂份子皆與共黨有所接觸，因此，東非的危機給予共黨一個良好的環境，積極推行蘇聯的顛覆活動。see also "Why Africa Is in Chaos" Interview With Elspeth Huxley, "Noted Authority on African Affairs",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17, 1964, p. 46.

<sup>⑤</sup> Ibid.

<sup>⑥</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5, 1964.

<sup>⑦</sup> Keating's, op. cit., May 9-16, 1964, p. 20051.

<sup>⑧</sup>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64.

爲溫和主義份子卡魯米和雷尼爾的成功<sup>⑤</sup>。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種成功顯然是短暫性的，因爲繼之而來的種種困擾爲坦、桑聯合的前途抹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雷根 (Coline Legum) 在倫敦「觀察家」中評論聯合政府一事時曾提到巴布的地位，認爲桑吉巴政變後其政治行情看好，有超過穩健，但態度不定的卡魯米的氣餒，雷根認爲「這是基於兩種客觀環境造成，一是桑吉巴政變成功後，共黨國家提供物質和精神支援，特別是中共，不僅將援助給予政府，並且給予巴布本人以增加其財政來源的利益，另外的客觀因素是西方國家對政變一事所表現的模稜態度，巴布即利用這個弱點而將英美兩國描繪成政變的敵人」。因此，針對坦、桑的聯合，雷根認爲「現在不是穩健派和極端派的鬭爭，而是兩個極端派的鬭爭，一個是屬於真正的不結盟主義者，而另一個却利用不結盟作爲招牌以驅使桑吉巴走向共產主義道路。」<sup>⑥</sup>

事實上，坦、桑聯合的結果，雙方仍各行其是，外交路線的格格不入更甚於內政上給予雷尼爾尾大不掉的尷尬。「聯合」只能說是對共產主義毒素滲透的一種警覺作用。如果缺乏大肆撲滅的果斷精神而寄望於「聯合」會使得桑吉巴左傾氣氛因以緩和的樂觀想法，則未免太過天真。不僅蘇聯援助桑吉巴的武裝有增無減，可以控制島上的三百名坦干伊加警察，中共的「技術專家」也無視於達萊薩蘭的注目，手持「外交護照」，陸續抵達桑吉巴。面對這種局面，雷尼爾在內部壓力下所採取的「安撫路線」，將是一項可以預期失敗的賭注。因爲，英國官員認爲，雷尼爾已經相信「在桑吉巴盡力反對共黨份子的結果，只有導致聯合政府無法挽救的分裂。」<sup>⑦</sup>

## 語、伍結

一九六四年的桑吉巴政變，是中共在非洲實施「暴力革命」路線的「模式」，爲中共對外滲透顛覆活動的個案研究中，提供了良好的例證，中共的對外活動是以進行「世界革命」爲其最終之戰略目標。戰爭是一種手段，和平亦是一種手段，兩者的交相運用構成了北平外交策略的準繩。在姑息氣氛瀰漫的今天，面對世界若干地區存在的動盪與不安，我們回顧一下東非海岸曾經發生的這一幕，不難對北平「笑臉外交」的另一面有所啓示。

<sup>⑤</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4, 1964.

<sup>⑥</sup> The Observer, (London), April 26, 1964, quoted in Fritz Schatten, "Communism in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p. 214.

<sup>⑦</su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64.